宋書

六



志第四

宋書十四

臣沈約

禮一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

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摭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況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剥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顗鄭沖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

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
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
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
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
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
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
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

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久乃下詔

曰黄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駮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宫時聞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愽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

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

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

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殽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

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
復始正朔以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
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
衞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幹
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爲宜改侍中
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
黃缺以爲不宜改青龍五年山茌縣言黃龍見
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
爲君養代自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者既

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世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不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揔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

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箸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既不能紹

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亹亹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考之羣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

建爲節此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尚契重
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
基崇有魏惟新之命於戲王公群后百辟卿士
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
使聞知稱朕意焉案服色尚黃據土行也犧
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
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
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
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詔以建寅之月

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
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
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
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
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
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
祀用騂陰祀用黝復去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
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
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

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群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旦受朝貢群臣

奉贄後五日乃大會作樂太尉屬朱誕
議今因宜改之際還脩舊則元首建寅於
制爲便大將軍屬劉隗議宜過正一日乃朝
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
奏事五內斷絕柰何柰何列祖明帝以晉棄
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
此日朝群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
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
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甚以建

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晉武帝太始二年九月羣公奏唐堯舜禹
不以易胙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
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路冕之制通爲百代
之言益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
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
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
故事於義爲弘奏可孫盛曰仍舊非也且晉
爲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及宋

受禪亦如魏晉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
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
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
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
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明帝不從乃
詔曰先帝即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
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易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宜爲大和元年 詔缺七字

春秋左氏傳

周之五禮其五爲嘉嘉缺二字

曰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

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

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

處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備焉晉侯許諾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假鍾磬焉禮也賈服說皆以為人君禮十二
而冠也古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
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以癸
未歲反禮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
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成王冠弁以開金縢
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
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天子諸侯近十二
遠十五必冠矣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
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末造之王

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氏以來天子諸侯頗采其議志曰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王公以下初

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之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詞曰令月吉日又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

也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晉咸寧二年
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晉禮亦有非
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以來不復在廟然晉武
惠冠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晉穆
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
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也武帝臨軒使兼司徒
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勳屯騎校尉華廙賛冠
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
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

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絳紗服加衮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晉武帝太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

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十五冠不復加命元嘉十一年營道侯將冠詔曰營道侯義綦可克日冠外詳舊施行何禎冠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

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

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禮納
徵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
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
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
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
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吉期迎各帛五
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
爲具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
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

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為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事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

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
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
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
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
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
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
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錬其事蓋爲王者婚

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毛頭殿中御史奏令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毛頭不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令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旂旗毛頭畢罕並出即用故至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

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
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旗則毛頭畢
罕之器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
亦非宜府庫之儲唯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
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及至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
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
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
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

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
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
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
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
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
訓太后毋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
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
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恤所上合於舊
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事

於是從之華恒所定六禮云宜依漢舊及
大晉已行之制此恒猶識前事故王彪之
多從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
上禮不復賀也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
彪之所定也詳推有典制其納采版文璽
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
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
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

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
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
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
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
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
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
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
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
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

中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
大夫雩婁矦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
史關中矦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
矦敳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淮之遺女外出自
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
內矦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
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
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持節太常某宗
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

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
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
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
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
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
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
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
某姓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
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

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
章肅奉典制次迎版文皇帝曰咨某某官某姓歲
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令使使持節太保某
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
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
臣蟓蟻之族猥承大禮戞懼戰悸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其稽首承詔皆如初荅孝武納王皇
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
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

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
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
鄭玄所謂五雁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
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
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
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
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
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充江三州綱彭城江
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

二千石在都邑者竝豫會又詔令小會可停妓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昬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昬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竝用未詳何以遺文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昬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

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應應用兩博
士裴昭明議案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
玄注云束帛以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
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
虎豹皮以尊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
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
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儲皇聘
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
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

蓋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
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土婚若珪璋之
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
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
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
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
士虞龢議案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離皮
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
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

也參詵穌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穌議爲允詔可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

帝皆臨軒其儀大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樂於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旄頭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陛端門內侍御史謁者各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陛東西中華門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之殿門南止車門宣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外殿夾御座尚書令以下應階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賓

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之服升太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贊拜在位皆再拜大鴻臚稱臣一拜仰奏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手曰可行事謁者引護當使者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廂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官有其注舊時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門以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案明帝大脩禳禮故何晏禳祭據

雞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也郊本漢所
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
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諸郡縣此禮往往猶存上
代聘享之禮雖頗見經傳然首尾不全叔孫
通傳載通所制漢元會儀綱紀粗舉施於今
又未周備也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三
年始奏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
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
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

雲朱幕張于前庭緼靑帷於兩階象紫極
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
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
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於二階
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
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
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
賦又云朝四國於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晉
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令有咸寧注是也傳玄

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咸寧注先正一日守宮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及牛馬帷閤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謁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群司乘車與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陛部立其陛衞者如臨

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群
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鍾鼓作
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鍾鼓止百
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治禮郎讚皇帝
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
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
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御座前
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治禮郎引
云特進匈奴南單于子金紫將軍當大鴻臚

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
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
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君登禮引
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
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
成禮訖讚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
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
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
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樂乘黃令乃出車皇帝

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
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三刻又出鍾鼓作謁者僕
射跪奏請群臣上御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
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尊酌壽尊跪授侍
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
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曰觴
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
又再拜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陛者傳就席群
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

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
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
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
御飯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
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
侍郎跪進御座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
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
令跪奏請進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
請以次進眾伎乃召諸郡計吏前授敕

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鍾
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隨事立位大體
亦無異也宋有天下多仍舊儀所損益可知矣
晉江左注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
恩不得以爲常晉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
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
則更始若臨時有解却在明年來朝之後更滿

三歲乃復不得從本數朝禮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授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此禮遂廢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

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
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
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
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
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
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
夫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
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
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至于今既畢

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樽蓋杜舉之遺
式也畫爲虎冝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
虎無所忌憚也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旦爲歲首至武帝雖
改用夏正然朔猶常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
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
亞於歲旦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詔曰
慶冬使或遣不役冝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
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

者亦宜同停
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
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 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
里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
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
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
大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
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
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

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巳地創立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世祖崩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爲樂游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

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
白石邨東其地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京道
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
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
如之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者絳紗褾黑介
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
京兆尹衆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
榜廩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
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

毛血其一頭皇天神座前其一頭太祖神座前
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蠒
栗二頭羣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
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
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
江左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
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衮
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
引入到黑攢六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

帝再拜興群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傅士太
常引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詣罍盥黃門
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
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大
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
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
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傅士太常引帝從
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
又引光祿升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

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
治禮舉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盤治禮曰
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
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
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
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
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
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
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猶終獻

太常光禄勳也北郊齋夕牲進孰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玉饌物詣墦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霾二十人俱時下土填墦欲半博士仰白事畢帝出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以後官有其注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

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
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
正月非其時也漢郊祀志帝郊太時平旦出竹
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爲即用郊日不
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
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禮也白虎
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義也尚書
太傳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

迎日于郊吳時郎陳融奏東郊頌吳時亦行此禮也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為無定制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為大案此詔帝復為親朝日也此後廢

殷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襮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

齋從駕留守塡街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
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衮之服升金根車
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禄
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舃盥
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
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
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禄勳終獻凡禘
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爲昭穆以安坐不
復停室也晉氏又有陰室四殤治禮引陰室

以次奠爵于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
謁者奠爵于饌前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
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也四時
祭祀亦皆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晉武帝
太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
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
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
太康中有司奏議七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
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

非也改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也晉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歐殺陌使於南書寺於是詔書曰議

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無不宜邕等

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爲廢宮室至大陌使至

微曰又寬可齋無疑寗非不知有此議然不從

也魏及晉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則備矣官有

其注

祠大社帝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太祝令夕牲進孰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

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

司行事

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宗祠於國西北城亥地祠儀比泰社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劒立其戶前衛尉卿驅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

史請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天子不舉樂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又以赤絲爲繩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昔漢建安中將王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不共諮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

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
也文若及衆人咸喜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昌
亦不蝕劭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魏高貴
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
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
荅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
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
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
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

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
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
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
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
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踈密
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
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
卻元會改魏故事也晉元帝太興元年四
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

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
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伐鼓於
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勅外
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
士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
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劭為不得禮意荀文
若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
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愼黿猶有錯失太史
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

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
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誠故素服廢樂
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
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
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
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令史
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夫子老聃豫
行見星之防而劭賓人狀一聖賢之成規
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

之災事旣過猶退懼未巳故廢宗廟之祭祝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旣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別此可謂失其義指劉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

郤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不郤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存其事而繳幸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至今

耕籍之禮尚矣漢文帝脩之及昭帝幼即大位耕於鈎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魏三祖皆親耕籍晉武帝太始四

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有司行事詔曰
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
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
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
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
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
以帥天下主者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
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無官田
隨宜便換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後其事便

廢史注載多有闕止元哀二帝將脩耕籍
賀循等所上注及裏憲爲胡中所定儀又
未詳允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
使何承天撰定儀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
集因以奏聞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
爲天一夫輟耕饑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
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
則人懷愁墊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
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

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求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從時脉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奬被斯民於是斟酌衆條造定圖注先立春

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大牢告祠先農悉如祠帝社之儀孟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衮帶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青唯三

臺武衛不耕不敗服章車駕出衆事如郊
廟之儀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
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
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
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
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令率其屬耕竟畝
灑種即耰禮畢魏氏雖天子耕藉蕃鎮
諸侯並闕百畝之禮晉武帝末有司奏古諸
侯耕藉百畝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

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脩耕耤之義然未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則東郊非古也魏則北郊依周禮也晉則西郊宜是與籍田對其方也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韋誕后蠶頌則于時漢注已亡更考撰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多采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

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后夫人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教道未先蠶禮尚闕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古者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脩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使侍中　粲草定其儀皇后

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在其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取民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箸十二笄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馬女尚書箸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揺衣青各載筐鉤從蠶桑前一日蠶官生蠶箸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大牢祠先蠶皇后至

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設饗賜絹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脩此禮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宫于鄴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齊王正始中劉馥上䟽曰黄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

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槃厚之路不從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太

康五年脩作明堂辟雝靈臺孫休永安元年
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世治性
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
以目前趨務棄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
淳則傷化敗俗其按舊置學官立五經博
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禄科見史之中及將
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
其譽以淳王化以隆風俗於是立學元帝爲

晉王建武初驃騎將軍王導上疏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

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素之業箸浮僞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
如此其父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
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
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
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
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
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
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
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

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茲陳以俱濟者也茍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朝皆先教而後戰今

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脩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散騎常侍戴邈又上表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雝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

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玆以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内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直[illegible]黎民懷荼毒之痛戎

首交弁于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孑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壹非興

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
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
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脩
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
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
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
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荆璞發采琢之美不
亦良乎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
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

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文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

太興初議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

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往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

堂奉酬顧問二則祭訓門子以弘儒學三
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
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
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
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
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
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
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
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

愽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楊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偕縁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

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
隆於百代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
省之制皆三分置二愽士舊員十有九人今
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今九以
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
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
宜爲鄭易愽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
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愽
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

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

辭張本繼未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
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
朝辭義清儁斷决明審多可採用董仲
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
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
相從其書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
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
於先代通才未能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
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三傳雖同一

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塲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傳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大務而爲治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傳議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立傳士餘如所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又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

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
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洽
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
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
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
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
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
臻儒林之教暫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
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

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息鞶披覽投戈吟詠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

缺

是詠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

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
遣由此遂廢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
學官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
學業致苦而禄荅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
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
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
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
仰瞻俯省能乃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
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

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
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
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
其強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
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
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
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
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騖之時以馬上爲家

逮于建安之末風 塵未弭然猶留思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 沛必於是眞通才也令使三時既務五教並脩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 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 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 近臨川臨賀二郡 並求脩復

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
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
令法淸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
射之禮亮尋薨又廢孝武帝太元元
年尚書謝石又陳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
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敎之典
敦詩悅禮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羣生於
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

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亹亹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啓群蒙茂茲成德

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則人競其業道隆學
備矣烈宗納其言廿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
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
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
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
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
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
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
爲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

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
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
弟並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
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
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
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眞
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
國子生皆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中者混
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餼羊

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兼喪面牆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皇斯典權宜停廢若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羣臣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令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烈宗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清河人李遼又上表曰臣聞 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群方 進

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絶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徒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熈宏猷將何以光賛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縣而急宣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

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旣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兖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莬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睿思謂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灑幷賜

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
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
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
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于今八稔違親轉
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令震扞三齊
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
參議又不見省

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嘉
二十年復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廢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車駕親率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今無其注然漢禮具存也

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雝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乆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晉惠帝明帝之爲太

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元帝詔曰吾識太子此事祠訖便請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時嘗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年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太學在水南縣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元

嘉二十二年大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
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兵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而凡
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戰陳之辨鼓鐸
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
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獻禽以享礿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以獮田如蒐之法

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獻禽以享
蒸蒐者蒐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爲苗除
害而已獮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狩者
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儀立秋
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以薦陵廟
名曰貙劉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
執弩射牲太宰令以獲車送陵廟於是乘
輿還宫遣使以束帛賜武官肄孫吳兵
法戰陳之儀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

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兵革未偃士民習素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親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東郊晉武帝太始四年九年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杖成帝咸和中詔内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閲習然朝廷無事焉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

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槊麾幡三品以

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
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
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
度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
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
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
侍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糺司校獵
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
塡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南以西爲上

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塡街後部從

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
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
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
軍校斂履進夾上閤正直侍郎負璽通事
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
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
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
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
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

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田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衛靸戟虎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幔省帝若躬親射禽鑾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

賁悉鑾服如校獵儀韍戟抽鞘以備武
衛黃麾内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
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
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
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
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角至武場止
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
中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内之右

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
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
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
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
厨列言統曹正厨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
犒饗校獵衆軍冊賵正直侍中量宜奏嚴
從官還著禾服鞬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
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
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

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
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
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
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塡
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
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
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
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閤亦如常儀正直侍

中奏解嚴内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

志第四　宋書十四